



思想者的足迹

Thought The Trac (西方、东方最酣畅的思想饕餮)

尼采文选

《尼采文选》概括尼采思想精华，堪称其思想的小百科全书，影响了西方的哲学思潮、文艺思潮和社会思潮。

《尼采文选》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理解和借鉴现代西方思想的精华。



(德) 尼采/著
孙绍武/主编

Selected Readings of Nietzsche

《尼采文选》颠覆了西方的基督教道德思想和传统的价值，揭示了在“上帝”死后人类所必须面临的**精神危机**。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百年来从未绝版，潜伏在历史中的智慧与思想
智者让生命闪耀“星星之火”



《尼采文选》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的著作合集，是读者理解尼采美学和哲学的必读书，这是一本为那些兼有分析和反省能力的艺术家写的书，充满心理学的创见和艺术的奥秘，书中有《善恶的彼岸》《悲剧的诞生》及尼采其他作品的节选三部分。

《善恶的彼岸》力图写“善”与“恶”这两个相对的概念，尼采察觉到人们为使古代道德准则和现代人的需要相一致，人们经常在道德理论和社会实践之间作出妥协。他的目的为构造一个可操作的基础。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一部独特精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这一对概念，借此为切入口，希腊文化，进而探讨艺术的起源、本质和功能乃至人生

德。
到入
类行

“日
释古

轻轻翻开此书，让我们一起聆听智者的声音，一起与智者谈论、争辩、思考，收获真正的智慧。正如智者柏拉图所言：“让我们坚持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

思想者的足迹 ★ 西方、东方最酣畅的思想饕餮 ★ *Thought The Trac*

烧掉所有的图书馆吧！因为所有的价值都在这本书里了。

——(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英)莎士比亚(W. William Shakespeare)

读书使人成为完善的人。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聪慧，哲理使人深刻，伦理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爱书吧，它是知识的源泉，知识就是力量！

——(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每一个时代的大师对人类的影响最多不过是一两百年，而思想者显示出的智慧深深的影响了人类前进的步伐，而且这种影响并未停止。

——(德)泰勒斯(Thales)

人类最大的幸福就在于每天能谈谈道德方面的事情。无灵魂的生活就失去了人的生活价值。

——(雅典)苏格拉底(Socrates)

ISBN 978-7-80723-570-5



9 787807 235705 >

定价：597.00元(全15册)



思想者的足迹

Thought The Trac (西方、东方最酣畅的思想饕餮)

尼采文选

《尼采文选》概括尼采思想精华，堪称其思想的小百科全书，影响了西方的哲学思潮、文艺思潮和社会思潮。

《尼采文选》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理解和借鉴现代西方思想的精华。



(德) 尼采 / 著
孙绍武 / 主编

Selected Readings
of Nietzsche

《尼采文选》颠覆了西方的基督教道德思想和传统的价值，揭示了在“上帝”死后人类所必须面临的精神危机。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百年以来从未绝版，潜伏在历史中的智慧与思想
智者让生命闪耀“星星之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文选/孙绍武主编.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10. 12

(思想者的足迹)

ISBN 978-7-80723-570-5

I. ①尼… II. ①孙… III. ①尼采, F. W. (1844 ~ 1900) - 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516.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0579 号

思想者的足迹

原 著 (德)尼采

主 编 孙绍武

责任编辑 王 福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 话 0471-4919981(发行部)

邮 编 010010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800 千

印 张 360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套

书 号 ISBN 978-7-80723-570-5

定 价 597.00 元(全 15 册)



有这样的一群人,曾存在于久远的过去,并将一直存在于未来的世界当中,他们手持怀疑和批判的利剑,癖好寻根问底、秉持理性、挑战权威,不懈地探索真理、揭示本质,他们只是极少数,然而他们却在为所有的人活着。正是极少数的他们,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脉络走向。

他们的人生总是历尽磨难,始终不能摆脱误解、诽谤和陷害。但是他们宁可蒙受屈辱、宁可一无所有、甚至宁可抛弃生命,也不会亵渎自己的信念、不会改变自己的原则、不会放弃自由。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思想者。

希腊文明是一个已经失落的文明,正是这个失落了的文明孕育了欧洲的绚丽灿烂。它的消逝已离我们生活的时代两千余年。但创造者以其独特的理性和智慧建构起来的巍峨宏阔的文化大厦,至今仍令世人惊叹不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代的系统哲学,虽然大多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包含的理性主义因素,在以后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中,起过重大的作用。柏拉图是一位思想者,也是一位诗人,他的作品不仅公认为是哲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柏拉图是古代西方第一个留有大量著作于世的哲学家,这些作品使我们可以深入洞察两千多年前复杂又有见解的雅典社会的文化和信仰。

雅典城邦已沉淀为遥远的历史,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思想自由、个人自由终成为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

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如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叔本华、托克维尔、马克思、马歇尔、尼采、弗洛伊德、罗素等等,尽管这些思想者们的思想、经历、理论迥然不同,但他们却共同继承了西方人文精神的传统:他们那样热切地关注着人的现实,关注着人的命运与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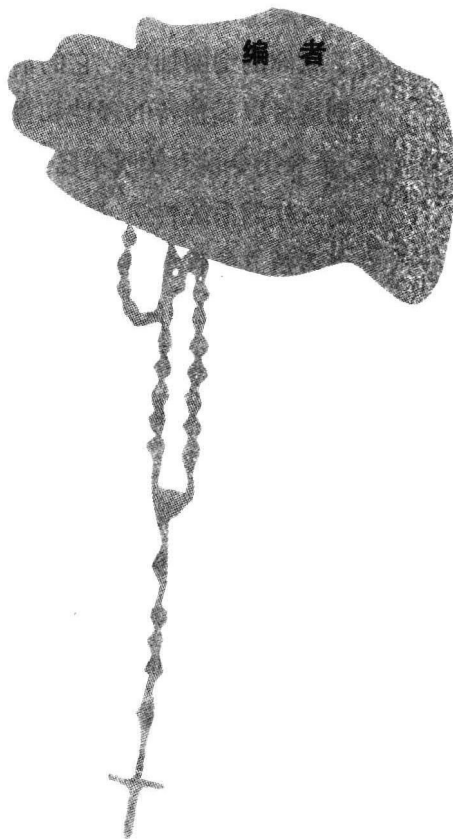
思想者往往在压制和束缚中呼吸,但思想者的思想却永远是自由的。即使思想家的生命结束了,但思想的种子却会留下来。总有一天,这种子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万古长青。

对于一名出版者而言,我们所能做的,一方面是为思想“角斗士”们提供战场,使人类思想生生不息;另一方面,我们有义务传播那些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思想者的思想。

《思想者的足迹》是一套有着深邃的科学人文思想的丛书,所选书目皆是对其所处时代与人类文明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著作,语言流畅,用词审慎。我们编撰本丛书,旨在带大家走近思想者,感受思想者所具有的独特的智慧魅力。也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吸取更多的科学、人文精神的养料。

因编者、译者自身水平有限,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朋友理解、不吝赐教。

编者



善恶的彼岸

第一章 关于哲学家的偏见	2
第二章 自由精神	21
第三章 宗教的根本	38
第四章 箴言及其中的插曲	51
第五章 关于道德的本性史	78
第六章 我们学者们	93
第七章 我们的德行	107
第八章 民族与祖国	129
第九章 贵族是什么	147

悲剧的诞生

前言——致理查德·瓦格纳口	174
一	175
二	178
三	180
四	183
五	186
六	189
七	192
八	196



九	200
十	206
十一	208
十二	212
十三	217
十四	220
十五	223
十六	226
十七	230
十八	234
十九	237
二十	242
二十一	244
二十二	248
二十三	251
二十四	254
二十五	257

尼采部分文选节录

出自艺术家和作家的灵魂	260
观点与格言杂编(节录)	294
漂泊者和他的影子(节录)	308
自我批判的尝试	320
瓦格纳事件	327
偶像的黄昏(节录)	352
看哪这人(节录)	370



善恶的彼岸



第一章

关于哲学家的偏见

.....

/

坚持追求真理的意志一定会诱使我们做很多冒险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哲学家都怀着无限敬意谈论过真理中的真实性,真理意志迄今为止都向我们提出了怎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多么令人疑惑、困扰! 这俨然是一段长期的历史,而且似乎并没有开端。若是我们变得不再轻易相信、失去耐心,不耐烦地想要躲开,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我们会提出问题不正是斯芬克斯教给我们的吗? 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在这里,到底是谁在向我们提出问题?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真理意志”到底是什么? 的确,关于这种意志到底来源于何处,我们已经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我们最后伫立在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面前一动不动。关于这种意志的价值,我们质问了。现在开始,我们假设我们愿意求真理,那为什么不是宁求非真理? 非确定性? 甚至无知? 关于真理的价值这一问题,就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也许是我们站在这个问题的面前。我们中的谁在这里是俄狄浦斯? 谁是斯芬克斯? 看来,这是问题和问题标志的一次会面。但就我们所看到的而言,关于人们是否会相信这一疑问,好像还没有人提出来,好像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第一次进入我们的眼睛,还被如此大胆地提出。提出它是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的,而且,也许以后再也没有如此大的危险了。



2

某种事物最开始的来源怎么会是它的对立面？如：真理来源于谬误，真理意志来源于欺骗意志，慷慨来源于自私，智者的慧心来源于智者的贪性。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有如此想法的人一定是一个傻瓜，且绝对是一个大傻瓜；拥有最高价值的事物的来源一定不是相同的一种。而是有各自的最根本的来源，且这种根源是在这个虽充满了诱惑，但并不会长久的虚幻不实的世界，不是在一种不理性和与现实不符且不可能实现但坚信的错误信念与多欲而不知满足之中，而是在永恒之中，在隐藏而不显露的上帝那里，只要是属于“自在之物”的范围，那么这种事物的根源就必定是在这里，而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其他的什么地方。其实，从这种推理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非常典型的偏见，由此，我们也可以识别出所有时代的玄学家，这种评估方式是隐藏于他们全部的逻辑方法背后的；依靠在这种“信念”之中，他们尽力探求“知识”，探求某种最终庄严地冠以“真理”之名的东西。在玄学家的感念中，他们绝对相信的是价值的对立，就是他们之中的最慎重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也不会提出任何问题（任何事物，最需要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即使他们总是非常严肃地向上帝发誓：“de omnibus dubitandum。”因为首先可怀疑的是，对立是不是真的存在；其次可怀疑的是，玄学家认可的普通评估和价值对立，难道不会是一种浅薄的推测吗？不会是一时的想法？而且这种推测也许只是产生于某一角落，亦或者是借用画家所熟识的一种表达方式，从青蛙的角度来透视。也许这样可以将很多归于真实、明确和无私，但就一般而言，还是可以赋予虚伪、欺骗意志、自私和贪婪以更高、更基本的生活价值。而且就是那些非常好的事物，受人敬重的事物，其最高价值所在也是与那些邪恶的、显然对立的事物纠缠、交织，相互联系在一起——甚至于实质上正与它们别无二致。但哪一个愿意与这种危险的“猜想”沾边！若是真的想要细致地观察这种猜想，就必定要等着新型的哲学家出现，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将看到不同于现在哲学家（一些在任何的理智方面大胆地做“猜测”的哲学家）身上的趣味和志向。其实，我现在已经看到这些哲学家们正在兴起。



善恶的彼岸



对于那些哲学家,我一直都在观察着他们,为了观察他们,我阅读他们写的文章,而且是仔细阅读、大量阅读。此时此刻,我仔细思量得出的结论是:人们有意识的思想其实大多都应该是归于本能的活动中的,当然,哲学家们的思维活动也是符合这一规律的。在这里,人们必定要重新开始学习的,就像在有关于“遗传”和“天赋”方面,人们就已经有了新的理解。就像在整个遗传的过程中,生育行为所起到的作用从来都不会有人去考虑,“意识”也不在某一种决定性的意义上与本能的东西相对立,就哲学家而言,他们的那些有意识的思想大都是由他们自身的本能秘密地引导的,而且是被迫进入一定的轨道。不管是一切的逻辑,还是它们表面上的专断的运动的背后,都是有一定的价值评价的,确切地说,在这方面,也有生理学上的一些要求,以求维持一定的生活方式。譬如,某些东西被规定后总是比未规定的时候有价值,假象比“真理”较少有价值;像这样的评价,虽然对我们有规则性的重要性,但那也只是一些表面上的评价而已,一定方式的愚蠢,是为了维持我们所有生物迫切需要解决的,同时,也是设定了人不一定是“万物的尺度”……



在我们看来,所谓的某种意见的虚假性并不是人们反对这种意见的理由。在这里,可能我们所说的新的语言总是给人一种非常陌生的感觉。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关于一种意见对促进我们人类的生存、维护我们人类的生存、养育我们人类这一程度深浅的问题上,从最根本上讲,我们还是比较倾心于自己所认为的,一些错误的、虚假的意见(先天综合判断属于虚假的意见),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若是我们不对逻辑的假设性进行肯定,若是我们不把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和我们所想象的绝对和永恒的世界相对比,若是我们不是很常用按照数字的模式制造世界,那么,人们最后将无法再继续生存下去(因为若是我们放弃那些虚假的意见,我们也就放弃了生存,否定了生存)。若是我们



承认了虚假意见是我们生存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那将是对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的一种非常危险的责难,所以,敢于拿出勇气这样做的那些哲学家在这么做的同时,也将自己摆渡到了善恶的彼岸。

5

在生活中,人们总是会用猜疑和嘲笑的态度来面对那些哲学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因为哲学家经常被看成多么无辜的人——他们多么容易犯错误,并误入歧途。总之一句话,哲学家身上现在还保有的天真和孩子气——在他们的身上,并没有什么值得让人信任的可信度。若是真实的问题被人触动了,就算是从非常远的一角触动了,他们也会马上全部站起来大声地表示抗议。他们总是会做出一种姿态,好像他们只有通过这种让人感觉淡漠的、纯粹的在神的方面没有任何在乎意味的辩证法的自身发展,才能发现并达到他们自身的意见(这和各种各样的神秘主义者相比,他们是更加不诚实,更加笨拙的——他们谈论“神的启示”)。但是从实际上来说,无论是他们的主张,还是他们的思想、建议,都是有一定的偏见性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他们内心的欲望的抽象和精炼造成的,而他们也总是用事后所找到的论据来辩护。他们都是事物的鼓吹者,也都是他们所发表的偏见的辩论者,但是他们却总是将他们的偏见说成是“真理”——他们没有一点勇气来承认这所有一切的良心,也不敢让自己身边的人理解这一切,同时,他们也不敢尝试用自娱自乐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切,甚至做到这一点。已经有了一定年龄的康德,总是穿着精神整齐,而且他总是用这种伪装来引诱我们进入属于他的小路,顺着这一条小路继续往前走,我们总是被他引向(可以说是错误地引向)他的“绝对命令”——对于康德的这些伪装,我们这些平时总是爱挑剔的人也总是一笑置之,而对于那些老道德家和道德说教者,他们的那些诡计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兴趣去观察了。还有就是那些穿着数学华丽的外衣到处欺骗人们的人,如斯宾诺莎,他就是给自己的哲学穿上了数学的衣服——事实上,他的哲学就是“对他的智慧的爱”,这样就可以在开始的时候就将那些对帕拉斯·雅典娜女神有一点看不起和攻击意味的人击退。其实,对于像这样的一个病人来说,他之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蒙骗人们的眼睛,主要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害怕的!





6°

什么是伟大哲学？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知道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任何一种伟大哲学，其实就是这种哲学的创立者的自白书，说简单一点，其实就是其创立者的一种没有任何自我意识的知我表白。而且，一棵植物成活的根本，就是每种哲学中的道德（或非道德）的目的。一个人，若是想要真正的对一个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主张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就要自己先问一下自己：“这些哲学家在提出他们自己的思想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道德观为目的的呢？”对于“求知欲是哲学之父”这一句话，我并不相信，我只是知道，另外一种欲望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总是把知识（哪怕这是一种错误的知识）当作是一种工具。不管是谁，在他考察并要确定某种欲望对鼓舞人的神灵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时，总是会发现一点，那就是：这些各种不同的欲望中，总是可以发现这些都是经过哲学家们的哲学思考的，而其中哲学家的每个动机，也都非常愿意将自己看成是存在的最后的目的，看成是其他欲望中的最高欲望。可以说，各种各样的因为欲望而发生的冲动，都是有其傲慢的特性的，因为其自身总是试着作哲学思考。固然，若是相对于学者，或者是科学家来说，那么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若是你想，那么你也可以说这种情况比较好一些。在那些学者或者是科学家那里，可能有与“求知欲”类似的东西，有一些既小而灵巧又可以独立的机械钟表，只要我们给它们上紧发条，那么它们就可以一直运行下去，并且不知疲倦。而对于外界的一些冲突，是不会对其造成什么大的影响的。实际上，学者的实际“兴趣”并不是在这一方面，而是在家庭上，或者是赚钱上，或者是政治上。一个学者研究出来的一个小机械，最后运用在哪一个研究领域，依然年纪轻轻的他，是成为让人钦佩的语言学家，还是蘑菇学家，亦或者是为人类做贡献的化学家，都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的存在并不是成为固定的什么。与学者相反，在哲学家的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带有人格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观，因为通过他的道德观，可以证明他的身份——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的道德观可以表明一个人本性中最深层的由各种欲望而引起的冲动，且这些冲动是按照什么样的顺序进行排列的。



善恶的彼岸

7

多么恶毒的哲学家们啊！伊壁鸠鲁对柏拉图和柏拉图派的仇恨有多深，我一点一滴的都看在眼里，伊壁鸠鲁将柏拉图和属于他的学派叫做狄俄尼西俄柯拉克斯。根据原文，同时也根据对于中心地位上的理解，狄俄尼西俄柯拉克斯意味着“狄俄尼西俄斯的谄媚者”，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是暴君的附属和阿谀奉承者；除此之外，这个词还有“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真心实意，他们都只是在那里表演”的意思（狄俄尼西俄柯拉克斯是演员的一个通俗的名称）。而且，后者实际上是伊壁鸠鲁向柏拉图发出的恶毒的言行：使他恼怒的是伟大的风格，置身于舞台，借此柏拉图连同他的学生们理解了自己——借此伊壁鸠鲁却不理解自己！他，萨摩斯的老教师，在他的雅典小花园中隐蔽地坐着，写下了三百本书，谁知道？也许出于愤怒和功名心而反对柏拉图？——在希腊弄明白这位花园之神伊壁鸠鲁是什么人之前，需要一百年之久。——希腊弄明白了吗？

8

每一种哲学中都有一处显露出哲学家的“信仰”；或用一古老谜语中的话来说是：

Adventavit asinus, pulcher et fortissimus.

（美丽而强壮的驴子曾来过。）



善恶的彼岸



9

你们想“按照本性”来生活？啊，你们高贵的斯多葛派，此话何等的骗人！你们想一下像本性那样的东西，无度地挥霍，无尺度地漠不关心，无目的和考虑，无同情和公正，既富有又沉闷和无信心，你们想一下作为力量的漠不关心之本身——你们如何能够按照这种漠不关心来生活？生活——这不一定是想成为与这个本性不同的东西？生活不是估量、更喜欢、不公正、受限制、想成为有差别的？而且假定了你们的命令“按照本性来生活”在根本上意味着“按照生命来生活”——你们究竟如何能够不这样？为什么一个原则从你们本身所是和必须所是的东西中产生出来？——实际上，情况完全不同：只要你们伪称兴奋地阅读出自本性的关于你们的行动准则的教规，你们就在想某种相反的东西，你们奇特的演员和自我欺骗者！你们的骄傲自大想给本性规定你们的道德，你们的理想，并进行夺取，你们要求它是“按照斯多葛派”的本性，并想对一切东西只按照你们自己的形象去制作——作为一种非常的永恒的颂扬和斯多葛主义的普遍化！用你们对真理的全部的热爱，你们一直在强迫自己，如此固执地，如此催眠般僵硬地，错误地看待本性，即斯多葛派地看待本性，直到你们不再能够把本性看做别的样子——并且，某一种不可测的傲慢自大最后还给你们输入了精神病院住院者的希望，因为你们把你们本身理解为受专制的——斯多葛主义是自身专制——所以，连本性也允许自身受专制，斯多葛派难道不是一部分的本性？……但是，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某种当时在斯多葛派那里发生的事情，今天还在发生，只要一个哲学开始相信自己本身，这种哲学总是按照它的形象创造世界，它不能够做别的事。哲学是这专制的欲望本身，最具精神的权力意志，“创造世界”的意志，第一原因的意志。



10

热心和细致,我甚至还想说机智,人们靠这些东西今天到处在欧洲探讨“现实的和表面的世界”的问题,这些东西使人们去思考和倾听,而谁在这里在背景中只听到一种“求真理的意志”,再也听不到别的,那么,谁就肯定不享有敏锐的耳朵。在个别的和少有的情况下,一种这样的求真理的意志,某一种无节制的和冒险的勇气,形而上学者在无固守之望的岗位上的功名心,在实际上会参与进来,后者最终总是宁要一点点“确定性”,而不要一整车完全美好的可能性;甚至会有良心上的清教徒似的狂热者,他们宁愿至死把自身依托于一个确定的虚无,而不愿依托一个不确定的某种东西。但是,这是虚无主义,并标志着绝望的累得要死的灵魂,尽管这一种德行的姿态显得多么勇敢。但是,在更强有力的、更富有生气的、渴望生活的思想家们那里,情况看来则不同,他们反对表面的东西,并且已经以傲慢说出了“透视的”这个词,他们对他们自己的身体的可信性大致像对“地球是不动的”这样的印象的可信性作了同样过低的估计,并因此看来心情愉快地让最可靠的占有物从手中掉出去。(因为人们现在相信什么东西比他们的身体更可靠?)谁知道,是否他们不是在根本上想往回占有人们从前还更可靠地占有的东西,以前时代的信仰的旧的基本占有物的某种东西,也许“不朽的灵魂”,也许“旧的上帝”,一言以蔽之,一些观念,在这些观念上人们曾比在“现代的观念”上让自己更好地,即更强有力地 and 更快活地生活?现在有对这些现代的观念的猜疑,现在有对昨天和今天所建筑的一切东西的不信任:也许有一种轻微的厌倦和嘲弄掺杂着,这种嘲弄不再能忍受住最不相同的来源的概念的陈词滥调,作为后者,今天所谓的实证主义把自身推向市场;现在也许有一种厌恶,对所有这些现实的臭哲学家的驳杂和拼凑物的年市的挑剔的趣味所产生的厌恶,在这些臭哲学家那里,除了这种驳杂外,没有任何新的和真正的东西。我认为,人们该赞成这些怀疑论的反现实者,赞成今天认识上会使用显微镜的人,因为他们从现代的现实中所推出来的他们的本能是未反驳的——他们的逆行的途径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在他们那里的基本的东西不是他们想“倒退”,而是他们——想离开。多一点力量、飞翔、勇敢、艺术家气质,他们本想出去——而非倒退!

